

第

三十

间

缝合一段记忆

沉重是一把使命的重量

就等王子拔起

刺入

历史更深的腹地

于是我们都变成老百姓
相信山尼拉乌他马之后
就轮到莱佛士登基
这是史上最严重的病例
一个国家大量失忆
摆横线的五百年

脉搏其实没有休克
埋在禁山底下的寂寞
还有泥土在抢救延续
那怕只是轻轻五声
五声的喘息

X-光片透视不到骨头的年份
却映出血肉分明的英勇和善忌
在某个偏僻的沙滩
仍躺着巴当与巫师的足迹

说那是幻觉也罢
谁能评定谁的诊断比谁的高明
反正红山的巷弄里
永远牵挂着小孩的血腥

将内窥镜引入更深的腹地
你会发现爪哇正在吞噬地盘
暹罗也像细菌来扩散实力
最后移植马六甲的伊斯干达沙
留下一张空床还有人不时来探访

五百年的病情 只能
以三十六句诗勉强调理
眼见翰林院不停从元、明
一路写到清
我却只需随口敷衍外甥女

13

14

之后

立刻就轮到 19 世纪

1819 年以前的命题

如果 考试不问

可以假装忘记

史说：据说山尼拉乌他马建立了新加坡拉王朝之后，总共传了五世。最后一任国王伊斯干达沙，虽然逃亡马六甲，却在皇家山（禁山）存有灵柩供后人凭吊。五位国王有的英明，有的好色，有的善忌；零零碎碎的故事流传了下来。直到后期暹罗和爪哇的攻击，新加坡才陷入历史的黑暗期。五百年的事迹只剩下几片鱼鳞，如果不珍惜，我们的记忆就更单薄了。